

解讀及評價： Rolf-Peter Horstmann 《康德之想像力》

楊德立*

摘要

Rolf-Peter Horstmann 近作《康德之想像力》(*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是針對「想像力」在康德學統下備受忽視的情況而作。這部 102 頁的著作，仔細分析了《純粹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中與想像力相關的內容，意圖從內部理順康德的想像力理論，並論證想像力在建構認知對象過程裡的獨特貢獻。他提出了「建構認知對象的兩階段模式」，闡明想像力在認知過程中獨一無二的功能與位置，並在此基礎上論證想像力是一種獨立、自足的認知能力。由於想像力是一種獨立認知能力，因此至少在理論哲學和知識論脈絡下，康德學者沒有忽視想像力的理由。

關鍵詞：康德、想像力、霍斯特曼

* 楊德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投稿：109 年 4 月 25 日；修訂：109 年 9 月 29 日；接受刊登：109 年 10 月 12 日。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Rolf-Peter Horstmann's *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Tak-lap Yeung*

Abstract

Rolf-Peter Horstmann's recent work, *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is a response to the neglect of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in the Kantian circle. In this 102-page book, Horstmann analyzes passages relevant to imagination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d *Critique of Judgment* in detail, with the aim of making Kant's theory of imagination coherent. He argues for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imag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ognitive objects. Horstmann proposes a "two-stage model of constructing cognitive objects" in his examination of the irreplaceable function and special position of imagination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from this, he argues that imagination is an independent, self-standing cognitive faculty. Since imagination is an independent cognitive ability, at least in the context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epistemology, Kant scholars have no reason to ignore it.

Keywords: Kant, power of imagination, Rolf-Peter Horstmann

* Doctor of Philosophy,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Postdoctoral Fellow, Academia Sinica.

解讀及評價： Rolf-Peter Horstmann 《康德之想像力》

楊德立

書名：*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作者：Rolf-Peter Horstmann（德）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壹、背景

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 Rolf-Peter Horstmann 於 2018 年出版之近作《想像力》（*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是針對「想像力」在康德學統下備受忽視的情況而作。Horstmann 諷刺，很多康德學者在處理關於想像力在康德知識論脈絡下的機制和貢獻之時，其舉止猶如我們所有人面對幻想和夢想時一般，他們要麼把整個論題壓下，彷彿康德不需要想像力也能促成其理論，要麼就盛氣凌人地責怪康德故意使他的知識論變得不必要的晦澀難懂。（2018：2）¹

¹ 他在註腳中補充，雖有康德專家以細緻精微（subtle and nuanced）的方式處理過有關問題，但不是把想像力和知性的作用近乎同化（以 Paul Guyer 為例，就是把想像力污穢成一種「來自思想活動之過時心理學模型的遺物」（a relic from an outdated psychological model of mental activities）（以 Peter Strawson 為例，並笑言他於 1979 年的「近作」已有改善）。（2018：2n.2）

這部 102 頁的著作，僅針對康德哲學內部、甚至只涉及《純粹理性批判》（下稱《第一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下稱《第三批判》）中，與想像力相關的內容。Horstmann 直接用「一種內在的和重建性的努力」（an immanent and a reconstructive endeavor）、「單純基於康德自身的資源」（relying solely on Kant's own resources）來形容他的工作目標與方法。簡言之，他並不是要證成或批判康德的知識論，而是要從內部理順康德的想像力理論，甚或只是要滿足那些同樣在康德理論哲學脈絡下，對「想像力」有興趣的人。要完成此工作，需先檢視康德一些基本預設，與康德某些含糊的考慮，才能把貌似矛盾或不夠清楚的內容，整合成可理解的說法。（2018：3）

貳、全書布局及主要論點

作者借 Paul Guyer 提出的問題，開宗明義點明此書的核心問題：「在康德人類知識可能性條件理論內，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接受超驗想像力存在此一主張？」（2018：3）若要說得更為直白，問題可改寫成：「在康德知識論框架下，有必要談想像力嗎？」

此書分成兩部，第一部分為〈兩版第一批判中的想像力〉，第二部分為〈第三批判中的想像力〉。每部分再分成三節，重點如下：

- 1.1 解釋何以為想像力尋找其真正的理論位置是如此困難。
- 1.2 基於想像力**必定**扮演著一個自主的角色（a self-standing role）此前提，提出一個對建立對象（object constitution）的不同構想。這種構想依賴著一個預設，即康德意圖在建立對象的過程中區分開不同階段（stages）或時期（phases）。
- 1.3 論證上述解讀，並顯出其論證不單有助解釋康德重寫「超驗推述」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的意圖，也能回答某些反對意見。

- 2.1 通過檢驗康德區分審美和認知判斷力這議題，澄清想像力對反省性判斷力運作的貢獻。而其策略是論證康德視想像力為一種履行獨立活動的能力，不管那是關乎審美還是認知判斷。
- 2.2 闡述不同的情景 (scenarios) 以理解在審美和認知的脈絡下，想像力與知性之間的「自由遊戲」(free play)。本節要展示，上述的所有情景都遵從兩種能力互動此說法，而這種互動的前提，是必須預設想像力為一種獨立能力。
- 2.3 發揮康德隱秘的說法，即想像力之自由在於它能在非關概念的情況下產生圖式此能力 (its ability to schematize without concept)，並且闡述在認知脈絡下，這種自由與想像力之獨立性的關係。
(2018 : 3-4)

上述規劃清楚點明，Horstmann 只討論在批判哲學框架下，想像力在認知活動中的獨特作用和貢獻。他認為康德在三個理論脈絡下討論想像力，包括：

- (一) 關於想像力在經驗上的運用；
- (二) 範疇如何能落實應用在時空雜多上，亦即兩種異質能力如何統一運作的問題；
- (三) 把想像力看作建構認知的關鍵角色，因為康德要在感覺輸入的層次 (at the level of sensory input) 上，已然區分開「概念地建構」和「並非概念地建構」的東西 (conceptually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items)，因此他徵召了想像力，並賦與它「超驗功能」(transcendental function) (在 A 版)，或是能夠引發「超驗綜合」(transcendental synthesis) (在 B 版) 此一機能。而

Horstmann 亦明言，他只關注想像力，與及在第三個理論脈絡下，想像力的角色。(2018：6-7)

參、想像力：具獨立自主地位的認知能力

全書最主要的論點，是把想像力詮釋為「具獨立自主地位的認知能力」(a self-standing,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cognitive faculty)。²獨立自主之意，是指它本身有一些不能由其他能力代勞的功能，因此不能單純地視作知性或感性的附庸。若要證明這點，就需證明想像力是一種自律的 (autonomous) 能力，能不在其他能力或原則之指導下，完成只有它能完成的工作。³Horstmann 認為，想像力有其「超驗功能」，亦即「建構認知對象的功能」(cognitive-object-constituting function)。(2018：8) 為證明這點，他提出「建構認知對象的兩階段模式」(two-stage model of the constitution of objects of cognition)，並試圖證明，想像力在兩個階段裡也有著不能為他者取代的重要性。

這兩階段模式的第一階段，是指通過綜合活動，由一個感官印象的雜多 (manifold) 綜合成直觀 (intuition) 的過程。而第二階段，是指知性接續處理來自第一階段、經想像力處理而成的直觀，再根據其規則進行綜合活動，因而形成給判斷力作判斷時，所需要的確定對象的表象 (a

² Horstmann 曾以不同詞組來描述他的想法，例如「self-standing and independent status for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2018：27)、「an independent and irreducible faculty」(2018：37)、「an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faculty of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2018：44、45)，筆者將之組合成以上論點。

³ 他曾用「autonomous function」(2018：4)、「crucial function」(2018：6)、「genuine and original function」(2018：31)、「not just an independent, but also indispensable function」(2018：45)、「vital function」(2018：101) 等來形容想像力的功能。可見，他心目的超驗和對象建構能力，需符合以上形容，才算得上「獨立自主」的能力。

representation of a determinate object)。(2018：30-31、64-65) 第一階段可再分為兩時期 (phase)，前一期關乎感覺 (sensation) 轉變到知覺 (perception)，後一期則關乎由知覺轉變到直觀。(2018：32) Horstmann 基本上把第一階段所形成的表象，理解為尚未決定對象之複雜表象 (complex representation of as yet undetermined objects)，而此為未具備成為認知對象資格的表象。(2018：29) 這個理解貫穿全書，成為他論證的骨幹。

熟悉《第一批判》的讀者都意會到，這兩個階段模式的基礎是來自 A 版超驗推述的「三重綜合」說。自 Strawson 的 *The Bounds of Sense* 後，學者跟隨 Strawson 步伐，把關於「三重綜合」的 A 版推述，解讀成「心理研究」(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稱之為「主觀推述」(subjective deduction)，並視之為一種違反康德自身理論目標的錯誤做法，應剪除於《第一批判》。⁴此種解讀促成了學界（尤在英美康德學界）對 A 版超驗推述的負面印象，甚至促成了要完全放棄 A 版的極端意見。Horstmann 認為，A 版確實有其缺憾，原因在於：一來，因為康德對第一階段、亦即關於直觀的形成過程的解說並不充分。二來，康德未有充份解釋，何以想像力能成功接應直觀給知性使用。因此，Horstmann 認為自己只要證明，想像力在第一階段具有可觀的自律性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autonomy)，或至少在此階段，亦即在感性層次上建立對象的第一階段裡，想像力是獨立於知性的 (or at least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first stage)，就足以論證他的主要論點，亦即「想像力是一種獨立

⁴ 當然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例如 Paul Guyer 及 Patricia Kitcher。兩人與 Strawson 之說可參戴華 (1990：17-52)，特別是頁 18-21。

自足的認知能力」，並在某程度上解答，應該如何取捨因兩版《第一批判》的內容差異而產生的種種理論困難。(2018：47-48)⁵

在此書第二部分，Horstmann 轉向討論想像力在《第三批判》中有關認知理論的貢獻。在此脈絡下，他認為康德始終保持著上述關於建構認知對象的兩階段理論。他先在 2.1 中辯稱，直到《第三批判》，康德亦未有改變對想像力的基本理解與立場。(2018：65) 即使《第三批判》的重點在於判斷力，但由於在組織感性物料成為客觀表象的過程中，涉事者只是知性和想像力，而判斷力則負責關連或聯繫兩者的工作，並不直接關係到對象建構。(2018：61) 因此 Horstmann 認為他只要成功證明，在兩本批判著作，想像力在建構對象的過程中，都同樣保持獨一無二地的地位和貢獻，因為想像力能獨立於知性自行運作，肩負著產生直觀此一功能。這種活動不僅限於提供對象的直觀，也容許產生「盲目」的直觀（不管能否被概念化）。只要能證明這點，無論在認知還是審美活動中，想像力也是一能獨立於知性規條 (can operate independently from the rules of understanding)、自主的認知能力 (a self-standing cognitive faculty)。(2018：79)

⁵ 對於此點，筆者認為 Horstmann 過於樂觀。他的作品應難以改變長久積習的詮釋傾向，也難以融和兩版的「差異」，原因在於，他未有討論到兩版本因改動理論策略而帶來的一些基礎改變。例如在 B 版中把超驗想像力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歸於知性之下，並把超驗想像力的自動性 (spontaneity) 來源歸於知性。另外，在理論策略上，B 版的討論重點亦變成綜合或結合 (Die Verbindung (conjunctio [拉])) 如何可能，(Kant, 2018：B129-130) 而不像 A 版般，論述實際上如何逐步構成認知對象。Horstmann 的討論當然能深化我們思考如何融貫地解通想像力在建構對象時的角色，但對解答兩版差異而生的困難，卻未提供讓人滿意的解說。

肆、評論及疑問：想像力是否必須是獨立自主的能力？

哈佛大學教授 Samantha Matherne 指出，Horstmann 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很多詮釋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即是單憑感性就足以提供直觀。(2019：675) 然而，Horstmann 把知覺變成直觀的部分完全歸因於想像力的作用，以顯示想像力有其獨有作用，進而把想像力抬高到能跟知性和感性相題並論的「獨立」能力，這個策略是否可行？會否得不償失？

Horstmann 基本上是把論證想像力的獨立性，押注在想像力能「獨自」處理非概念性 (nonconceptual) 或前概念性 (preconceptual) 的表象此一功能之上。⁶在第一部分，這個功能主要表現在第一階段的第二時期，即是把感覺資料 (知覺) 轉化成可由知性接手的直觀這一步。理由在於想像力能處理「非概念性」，亦即「概念上未確定的直觀」(conceptually indeterminate intuition)，那是既非單純自容受而來的感性雜多、也非已被範疇決定的表象。由於感性的綜合只提供非概念性的感性與料，而知性的綜合則必定涉及概念，因此若要連接此兩種異質之物，必需能同時具備感性與智性性質的想像力作為中介，因此，想像力似乎確有其獨一無二的功能與位置。

然而，即使這理論證明想像力有其獨一無二功能與位置，它的重要性就可跟「知識之兩大支柱」等量齊觀，甚或如海德格般，把它視為「第三基礎能力」(drittes Grundvermögen) 嗎？(1991：134-137) 康德從未提及「第三種基礎能力」，也未曾把想像力與其他兩者同層並舉，可見，即使我們同意把想像力視為獨立能力，它的地位也不同於「支柱」。或許，我們可將之視為接合兩條支柱以成知識大樓的「拱心石」(Keystone)，⁷

⁶ Horstmann 主要用「非概念性的」，但也曾以「前概念性的」作描述。(2018：21n.19、47)

⁷ 本為康德用語，後由 Dieter Henrich 借用，論自由為康德理性大樓圓頂拱心石，在此我們借

或海德格謂之「共根」(gemeinschaftliche Wurzel)。(1991: 37、137-141、160、177-178、196、202)。然 Horstmann 在註腳裡聲明，他的工作與海德格的共根問題(Wurzelproblem)無關，更指在六十年前，已由 Henrich 指出是個「錯誤構思、且不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this question is ill conceived and unworthy of further pursuit)，但其聲明著實表明，到底想像力是「獨立的」能力、還是「歸屬於」感性或知性的「功能」，是整個論辯的關鍵。⁸

Horstmann 當然完全意識到，因為 A 版與 B 版對想像力的定位不同，因而產生的理論困難。(2018: 26n.25) 然而他並不認同，因為康德選擇重寫超驗推述一章，就要完全拋棄 A 版的內容。他甚至認為，若我們完全否定 A 版超驗推述，如同否定三重綜合說，這等同否定想像力作為獨特能力的論說基礎，而其理論後果是使我們缺乏一種解釋，解釋如何在感性層次，已是能具備某程度上被整理好、能在往後與知性之綜合活動接合的感性直觀。所以 Horstmann 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探討和檢視(revisit and reexamine)，康德如何分析由感性物料或感覺發展至認知對象之表象。(2018: 27) 因此可見，他的整個分析，基本上是在接受三重綜合框架為前提的「重新探討」。然而，我們是否一定要接受這種前提呢？若說

用此意象說明。(2003: 46-61)

⁸ Dieter Henrich 在批評海德格關於想像力的康德詮釋時，對德國哲學傳統中的「能力」(包括 Vermögen 與 Kraft) 概念有過一番深入討論。(1955: 28-69) 而其一重點，就是認為海德格把想像力視作一種「基礎能力」(Grundkraft) 並不恰當，因此把想像力視為「第三基礎能力」，並意圖將此「第三基礎能力」詮釋成前兩者的共根，是一個錯誤的處理。當然，無論想像力是否「第三基礎能力」或「獨立的能力」，其獨立性也不排除與他者的連結與合作，但在批判哲學的理路下，理應也要接受「批判」，從而說明其原則，為知識形成的可能條件劃定清楚界限，但康德並未如此。為此，Horstmann 亦認為康德明顯迴避討論關於想像力的運作細節及其超驗功能是有點奇怪。(2018: 9n.7) 這讓人有理由懷疑，想像力是否能稱作一獨立的能力，還是只是感性或知性的某種特殊功能(Funktion)，甚或是構成一種結構整體(Strukturganze)的背景(Hintergrund)。

值得補充的論點，筆者認為 Horstmann 若能多作解釋，根據「甚麼原則」，A 版的三重綜合的框架「必須」保留，他的整個論證會更具說服力。

關於 A 版與 B 版內容的取捨問題，始終是理順康德整套知識論的關鍵。這不單關乎「超驗論證」(transcendental argument) 能否成立，也關乎心理主義式的康德詮釋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 是否合理等問題。對此問題，Horstmann 的解答，是認為 B 版的改動顯示出康德的興趣從第一階段（說明如何形成感性直觀）轉移至第二階段（說明如何形成對象之表象）。除 24 和 26 節外，他似乎對感性層次的綜合缺乏興趣，因此寫作的焦點亦有所改變，展示範疇在形成認知對象之表象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成了 B 版的首要目標。(2018: 48) 對此，Horstmann 認為讀者沒必要因為康德大幅修改超驗推述，就視之為一種默認失敗 (a tacit confession of defeat)。反之，他認為這頂多表示，康德意圖迴避關於第一層次的問題（即直觀如何形成），這樣的處理只不過改變了他的起點（即論證的方法），而非改變其目標（即證成範疇作用於感性直觀的客觀有效性）。(2018: 49) 但筆者認為，B 版把三重綜合變成附帶的背景說明，是詮釋者認為超驗想像力並非「獨立能力」的重要文本依據，因為想像力在 B 版中得到的「新」功能——即創生想像力 (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 的圖象綜合 (figürliche Synthesis, *synthesis speciosa* [拉]) 功能) 已歸因於知性的作用之下，因此不見得一定要把想像力獨立出來。因此，即使 Horstmann 已詳細闡述想像力在整個批判哲學脈絡下對認知活動的地位與貢獻，也應補充，在面對 A、B 版不連貫、甚至衝突的內容時，以「甚麼原則」去決定文本的取捨，會更易說服讀者接受他的前提——即三重綜合框架必須保留。

另外，Horstman 提出在面對同一對象的表象時，可有認知和審美兩種不同的評定 (both cognitive and aesthetic appraisal) 方式。(2018: 68-69)

筆者認為，即使同意這種說法，我們仍要面對兩種評定的邏輯先後問題。⁹在面對同一對象時，當然可以「導致」(lead to)兩種不同的評定，(2018: 69)但兩者是否可以在同一主體中「同時」(包括邏輯上和實際上)進行呢？還是只是理論上言，兩種可能性是並存，但實際上執行卻有一定的時序、邏輯甚至本體論上的先後？即使在審美評定裡，認知評定是否應是更優先、更基礎的判斷呢？上述問題，筆者認為 Horstmann 並未有充分解答。Horstmann 在同頁註 53 中亦承認，他沒有直接的證據去證明，在反省性場景中，同時可引起認知和審美的解讀，而僅指出，他的理據主要基於康德在《第三批判》第十一節中所言，即使是遇到非概念性的表象，「主觀合目的性」(subjective purposiveness)也能被經驗到，因此可以引起對某表象的美學評定。但這種說法即使能說明何以能有兩種不同的評定方式，也未能充分解答，兩種評定方式與決定性和反省性判斷力之間的邏輯關係。

儘管仍有更多值得追問的問題，這並不影響此書的閱讀價值，因為無論從問題視野與及相關討論的精細程度看，特別在註腳中 Horstmann 補充了大量的相關背景、以及闡釋他作出某些特殊取捨時的精心考量，

⁹ 筆者認為 Horstmann 於此的用字並不精確，甚至懷疑他是故意為之，因他需要一些新的語詞來創造詮釋空間。他用「appraising object」、「object appraisal」、「assessment」等字形容吾人處理對象時的「認知與審美的兩可性」，確會使讀者感覺含糊，因為一來這並非康德慣用詞和區分方式，二來在討論第三批判的脈絡下，亦易讓讀者誤認為這首先是種審美、品鑑活動。但觀其理路，他是想指出，即使在認知處境下(cognitive situation)下，仍然有一種知性與想像力的互動，只是這種互動並不是兩種能力間的「自由遊戲」。而在這種處境下，知性與想像力間的關係，康德稱為知性的意識關係(an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 of their relation)。(Horstmann, 2018: 70)另外，Horstmann 先是以括號說明他用 to judge 時，是意旨德文 urteilen，而後，他則以括號點出 appraisal 這用字是指德文中的 Beurteilung (Cambridge 版亦如是翻譯)。(2018: 68、74) 德文用字當然符合康德的用語，但在《第三批判》脈絡下，一般英譯中會將其譯為 judging、judgment (Werner S. Pluhar 譯本)，assessment、appraisal 等字當然也能翻譯 Beurteilung，但就價值判斷意味更明顯，如此用字是否適合用於他謂之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tive scenario 呢？(2018: 72) 筆者存疑。

這些都充分顯示其深厚功力。這本高質素的研討讀物，值得關心想像力與及廣義康德知識論的人士仔細研讀。

參考文獻

- 戴華 (1990)。〈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主觀演繹」的論證過程與方法〉，《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79/11）：17-52。
- Heidegger, Martin (1991).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Henrich, Dieter (1955). “Über die Einheit der Subjektivität.”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1/2): 28-69.
- (2003).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rstmann, Peter-Rolf (2018). *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565066>
- Kant, Immanuel (1998).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 Matherne, Samantha (2019). “Book Reviews: Rolf-Peter Horstmann, 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Kantian Review*, 24(4): 673-678. DOI:10.1017/S136941541900396